

◇那人那事

小包师傅

[扬州]王玉华

初见小包时,她扎着马尾辫,白皙的脸庞漾着红晕,瘦瘦精精的,走起路来,左右臂膀有节奏地交替摆动,透出一股干练。那时,我到压力表厂当学徒,经常看到她未婚夫来接她。一位师姐悄悄说,小包是厂里检验员,重要的是负责计量室工作。她脾气大呢——要是把标准表冲坏了,可要先听她批评,然后才会给你修。

校验普通压力表,是利用气体介质,比对标准表,通过位移表示出相应压力值。我们一帮徒工有四五个。上泵前,各人师傅首先关照:小心谨慎,不要把标准表冲坏。然后手把手教我们旋钮开关,五兆帕,四兆帕……在泵上一遍一遍打气,练手感。

小包休完婚假,给我们徒工也带来了喜糖。看到小包来上班,小兰比谁都开心。一位师傅小声说:人家头天来上班,你不要铁匠店里砧子——讨“冲”(音第四声)。原来,这两天,小兰望着手边的急货,手一滑,把标准表冲坏了。只好本末倒置,先做下一批货。中午快下班时,她终于忍不住,走过去说:“包师傅,恭喜你呀——”旁边有人笑;搭讪了几句,小兰说出自己的请求。小包白了她一眼,说:“下午修,以后注意!”小兰如释重负地笑了。

徒工中数小田胆大,打泵快,校表也快。常在河边走,难免不湿鞋。一不小心,小田把标准表冲坏,停摆了。当晚,小包师傅已被她先生接走。小田想,校表的原理差不多,于是默默把标准表拆开,看看构件,手边现成的工具,自己动手调节起来。一来二去,标

准表没修起来,倒把里面两个部件“修死”了,这下子,小田吓得叫了一声“不得命”。小田知道自己闯祸了,可能要影响工厂出货!担心了一夜。

第二天,小包接过那只标准表,也没多说,只是用眼神给了小田一个“慈姑栗子”。但当她打开表,立刻喊小田过来,厉声说:“标准表坏了,就自己修?要是大家都自己动手,是不是各依各的标准啊?你们私下动手脚,要是修‘好’了不吱声,别人拿去还当标准使用,精度得不到保障,不是害人吗?厂里产品返修率高,我会随时检查标准器精准度,倒罢了;出了厂,被客户抽出差异,到时候哪个负责啊?”

小田自知理亏,连声打招呼。小包不再理她,转身出去。旁边有人小声说,包师傅不会去汇报老板吧?有几个老员工笃定地说:不会,她一般说过了,拉倒。

正说着,小包手里拎着一只标准表,走进来。原来她是到隔壁计量室,拿来之前修好备用的标准表,喊小田:“你拿去赶货!赶货狠呢!”众人都笑。

小包笑着回到座位,右手打泵,左手反执起子,木柄轻敲压力表侧面,查看压力示值是否合格,走形状态是否正常……这是检表的基本动作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厂里的校表女工来来往往,小包师傅还坚守在她的岗位上。有时,她转动砧码,倾着身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子,歪着头,反复调节着标准表,也会感慨:视力不如从前了。

◇心灵点击

思念在接你时到达巅峰

[浙江]黄琛

老家通了高铁,高铁到我这儿只要十几分钟。和朋友聊天时说,哪天你不要开车,你坐高铁过来,我到高铁站接你。

我很喜欢接人,在高铁站,在车站,在机场,也许是这三个地点都给我一种远方的感觉,身不由己的我没有办法亲自去远方,但远方而来的人,仍然可以带给我遥远的期待,和对未知的向往。

我喜欢留有余地,所以总是会预留足够的时间去等候。我不喜欢说了我去接你,结果却是被接的你在等我。我会梳洗得清清爽爽,穿着合适的衣服,开开心心地开着车,一路上听着音乐,想着在火车上快要到达的你可能正激动地看着时间,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圈圈温柔的波纹。

到达接站口的时间通常会提前五分钟,有时是十分钟,停车场有半小时的免费停车时间,所以这个度我把握得恰到好处。我为自己的迎接酝酿好了充足的情感。我紧紧地盯着大屏幕,看看我要接的行程是延误是到站还是即将抵达。在即将抵达转变为到站的那个瞬间,我的心跳明显加快,随着出站的人群从稀稀落落变成拥挤拥挤,我开始翘首以待,我总是希望我能先看到你。

但有时总是你先看到我,也许我应该换一副度数更高的眼镜了!我只

是在心里懊恼了一秒钟,手就不由自主地挥了起来,笑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爬满了我的脸庞。我看到迎面走来的你,拖着行李箱,或神采飞扬,或害羞矜持,或云淡风轻,或兴奋激动。终于我们相距只剩下一米,拥抱是未经思索的动作。

我无数次去接过在外市读大学的儿子归来,他在我身边我们总是相爱相杀,他不在我身边我也经常想不起他,思念这件事是在接他的时候到达了巅峰,我想他就是在这五分钟,最多十分钟。到达的时刻,思念的浓度就开始稀释。

我接过从未谋面神交已久的人。我们因文结缘,在网络上聊了五六年,我们对彼此的容貌和身材已经非常熟悉。但我有些许后悔,后悔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滤镜加得太厚,我怕你会对我见光死。后来你和我讲,你也后悔,你也怕我对你见光死。但这都是不存在的,我们迅速在茫茫人海中认出了彼此,你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个人,一模一样。我没有敢问你,我是不是也和你想像中的一模一样。不重要了,毕竟吸引我们的是彼此的灵魂。

我接过远道而来的朋友。她从遥远的北方过来,只是因为我心境不好,她就毫不犹豫地过来看我。那是我唯一一次强打精神去接人,我的悲伤在我们见面的那个时刻达到高潮,直到渐渐化为乌有。那是我唯一一次在接人的时候泪流满面。

离别的时候我不想送你,江湖再见,后会有期。“你走,我不送你。你来,无论大风大雨,我都要去接你。”听说最近你想来看我,一想到有人可接,生活又多了美妙和喜悦。我的脸上就绽放了神秘莫测的微笑。

